



慶祝生命的人 感恩聖事與司鐸職務

■文·圖／潘家駿神父

在負笈羅馬期間，每當我佇足在母校聖安色莫禮儀學院的門庭前，眺望整個羅馬城時，我總會想到荷蘭籍的靈修大師盧雲神父在他的《羅馬城的小丑戲》一書，對這座充滿著美與傳說的古老城市所作的喟嘆。他形容在這座由形形色色的房屋、人群、街道、汽車組成，並且充滿了美麗與傳說的都市裡，卻有羅馬的圓屋頂把那屬於神聖的地方點綴出來。這些羅馬的教堂就像美麗相框匡出來的空間一般，在人類歷史洪流中，向人們見證我們人生命核心的那一位。這個景象也常常觸發我想起了我們領受鐸職者的生命，它就如在紅塵眾生中的圓頂，在這世俗裡一幅美麗相框鑲嵌出的空間，以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向人見證天主的臨在。

我記得在我的晉鐸典禮中，當狄剛總主教以基督的身分，把盛著麵餅的聖盤和注入酒的聖爵遞給我時，他這樣對我說：「請接受聖潔子民即將獻給天主的禮物。你要認清你將從事的工作，你的生活要與十字架的奧蹟相符合。」這句話的當下，讓我想起了第二世紀的聖納爵主教，當他被押解到羅馬，被投入鬥獸場，為主殉道時所說出的正氣盈滿的話語：「我是基督的麥粒，將藉著野獸的牙齒磨碎，成為純潔的祭品。」這個邀請也令我們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在奧斯維茨集中營替人受死的聖國柏神父；他就如基督一般，奉獻了自己的生命，作為獻給天主的全燔祭。

今日我們要以流血的方式，犧牲性命作為全燔祭，來表達我們的司鐸職務的機會實在不多，但是如果我們了解十字架奧蹟與我們生命的關係，那麼我們就會發現，在今天這個世代裡，這仍然是一項滿是艱難與挑戰的邀請。我們看看基督的十字架奧蹟與我們生命的關係是甚麼？

祂把自己完全交付了我們，沒有為自己保留什麼，甚至當祂在十字架上呼喊著：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時？」我們才驚覺到祂愛我們愛到何等的地步，因為祂連與天父的那一份與生俱來的聯繫也捨棄掉了；而當我們領聖體、聖血的時候，我們更是能體驗到耶穌祂那捨己的愛，就如食物和飲料如何與我們的身體緊密結合，耶穌也要這樣與我們的生命合而為一，祂不為自己保留什麼，連最後一滴血也都任由我們吃喝下去。

按此關係，作為「基督第二」的司鐸，他受基督召叫不只是在晉鐸典禮的那一時刻，向這項邀請激情地答覆「阿們」，更是要窮盡一生，忠信地、努力地以每一天的鐸職生活去答覆「阿們」。而在鐸職的生活中，聖事的慶祝乃是司鐸聖職的真正核心與高峰，而感恩聖事更是核心中的核心、高峰中的高峰。他該當是一個能夠慶祝生命，並挑戰人們去慶祝生命的人。基督作為一個「生命慶祝者」的最大特徵就是：順服天主。事實上，除了耶穌以外，沒有人可以宣稱自己是真正慶祝生命的人，因為只有耶穌完全順服天主，以至於死，且以最屈辱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。在十字架上，透過完完全全的順服行動，祂征服了死亡，重得了生命，成為名副其實的生命慶祝者。祂在十字架上捨棄生命，為能向所有的人敞開生命，並召叫人們去慶祝生命，共同成為天父的子女。而任何一個司鐸，只能視自己是基督的微弱反照而已。所以，司鐸也該當是能夠聽從天主的聲音，並把他所聽到的聲音，向那些參與慶祝行動的人們宣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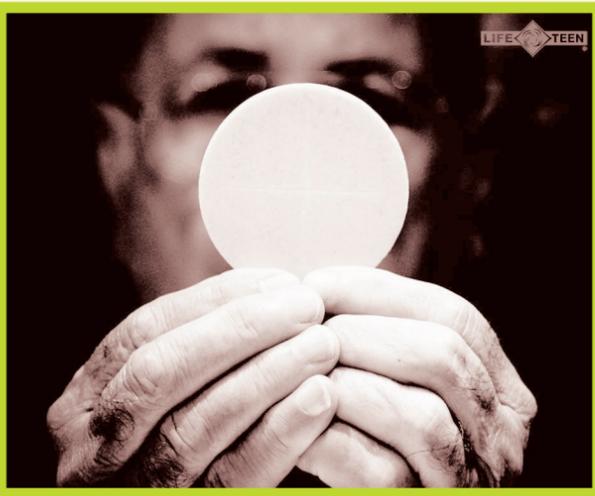
因此具體來說，司鐸的生活該當是如保祿所說的：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。」（迦2:26）保祿做了耶穌所做的，但耶穌做了什麼？我們從耶穌在「最後晚餐」，以及司鐸們在每天的「感恩祭」行動中：拿起餅、祝謝、擘開、交給門徒四個行動，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穌的生命寫真。如果我們更細心一點，我們還可以看到保祿，甚至是司鐸的生命寫照。

一、被拿起的耶穌

天父從太初就揀選了祂寶貴的兒子，成為世界的救主。在這裡，「被拿起」具有「揀選」的意義，而「揀選」表達了一種特殊的關係：祂是被挑選出來，並且受到天父的眷愛照顧；也因此，天父從亙古就揀選了祂的兒子。

保祿也深深地分享了被天主揀選的福分（參宗9:1-15），所以他自己曾肯定地說：「從母胎中已選拔了我。」（迦1:15）也因此，雖然在福傳的過程中經歷了千辛萬苦，甚且週遭的每一事物都將毀壞，但他蒙揀選的事實從不容抹去。

天主子也讓司鐸共享這揀選之福，他被召選來以「基督、首領的名義行動，餵養天主的子民，並帶領他們成聖。」即使司鐸職務充滿了挑戰，這些挑戰也常會給祂們帶來挫折，但不容抹煞的事實是：司鐸是天主所特別揀選的。



二、被祝福的耶穌

耶穌是被祝福的。當他在約旦河受洗，有聲音從天上說：「你是我的愛子，我因你而喜悅。」（谷1:11）這祝福成了耶穌生命的支柱。無論遭逢什麼事，或讚美或責難，祂都緊緊地抓住那祝福，祂總記得自己是天父所喜悅的子女。

保祿也分享了這天主的祝福（參宗9:17-19），這祝福讓他在困苦磨難中愈益堅強。保祿所面臨的傳教環境可以說是非常困難的；種種生命中的黯淡景況都曾給保祿造成了內心的混亂、憂傷和驚慌，但保祿從不喪氣，他堅信他是在基督內蒙受祝福的人。

司鐸也分享了這種任何事物都將失落，唯獨天主的祝福是可以確定的堅信。這祝福讓保祿即使身處困頓，仍能向人分享基督的生命。耶穌來到世界，也要與司鐸分享這份祝福，使他的生命活出蒙受天主祝福的生活，並且有能力分享。

三、被破碎的耶穌

耶穌在十字架上被破碎。祂沒有把受苦與死亡當成惡事，奮力逃避；相反地，祂接納苦難、死亡為祂的使命，為赦免人的罪過，使人獲得生命，且是更豐富的生命。

保祿的生命也是如此！他把磨難當成是天主的祝福，一種能獲得天主安慰的祝福：因為我們分享基督的痛苦愈多，我們藉著基督所獲得的安慰也愈豐富。（參格後1:5）

如果司鐸的生命是為服務，那麼他的生命也是該是被破碎的，就如聖納爵、聖國柏的生命一樣。如此，這被破碎生命將成為我們成聖與煉淨的器皿，且這被破碎的生命反倒成了眾人進入新生命的入口。

四、被交付的耶穌

耶穌被交付給了世界。祂蒙受揀選、祝福、破碎、交付世界。耶穌的生與死就是保祿的生與死，當然，

也是司鐸的生與死。天父的愛子從太初就被揀選，在十字架上被破碎，以致祂一人的生命卻能倍增，成為世世代代、各地各方人士的生命之糧。保祿和司鐸也是天主揀選、祝福、破碎、交付的，他們也受召成為世人的生命之糧。

總之，耶穌把在最後晚餐的行動和生命分享給了司鐸們；就如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1997年聖週四寫給司鐸的信函中所述的：「耶穌稱呼祂的宗徒們為『朋友』。祂也稱呼我們『朋友』，因為我們藉著聖秩聖事分享祂的司祭職。……我們以祂的名，成為新約的司祭。的確，這一切發生在我們所有的鐸職服務上，在我們施行聖事時，尤其在我們舉行感恩祭的時候。我們重複祂對麵餅和葡萄酒所說的話，藉著我們的服務，祂所賦予的同樣的祝聖得以產生。難道還能比這更完整的表達來表達祂的愛情嗎？這實在是我們司祭聖職的核心所在。」

司鐸既是一個慶祝生命，同時也是挑戰人們去慶祝的人，那麼位居慶祝核心的感恩祭當然就是司鐸聖職的核心了。然而在此我們可以向司鐸提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：作為一個慶祝生命，並挑戰人去慶祝生命的牧者，他是否擁有一些禮物，可以與人分享？他是否真的比其他人更接近存在的根源？更深刻地體驗到人類的限度，但卻又對罪的釋放懷有更大的渴望？

事實上，除非司祭真正體驗到此時此地有些甚麼值得慶祝的事情，否則他無法成為一位真正慶祝的人。他不可能真正慶祝聖誕節，要是此時此地沒有體驗到新生；他不可能真正慶祝復活節，要是此時此地沒有有形可見的新生命；他不可能慶祝五旬節，要是沒有經驗過使大地煥然一新的聖神降臨。

因此，如果前面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，那麼我們大可以質疑他是否能夠真正地幫助人去慶祝生命。如果帶領人們去接觸天主奧秘核心的人是盲目的、迷惘的，甚至是害怕去接近天主，害怕讓天主來更新我們，那麼又怎能成功地將人帶入生命的慶祝當中呢？

所以，「晉鐸」（ordination）的意義就是體會及肯定以下的事實：一個已經跨過恐懼之牆的人，他因著活在與天主親密交往當中，而心裡火熱，並且渴望向人分享這條通往天主的道路。因此，「晉鐸」確定了一件事：這個接受鐸品的人可以順服天主，聽從天主的聲音；並且明白天主的召叫，而向人們指出通往相同經歷的道路。也因此，凡渴望成為慶祝者，並引導人去慶祝生命的人，必然是一個祈禱，並與天主和好、與教會和好的人。只有與天主有著親密關係的人，才能帶領人們去慶祝生命。

最後，我們把司鐸交託「感恩聖事的母親」—聖母瑪利亞的轉禱中。聖母是最親近司鐸的人，不僅因為她是司鐸的母親，更是因為她比任何人都更貼近司鐸的職務。她是真正唯一有資格說：「這是我的身體……這是我的血」的人，因為是她將自己的體、自己的血給了耶穌。聖母十月懷胎，基督生長於她的體內，而她也一己之身形成了基督的身體。她為我們的感恩祭準備了聖體、聖血。

結語

成為一位「慶祝者」的基本條件：對天主忠信、順服。也唯有如此，每當我們把人類勞苦所結的果實放在手上，並向天主伸開雙手時，我們相信天主必垂聽我們，並接受我們所獻上的禮物，並使這禮物成為我們的生命果實。就如同「司鐸日」祝聖聖油一般，原本受造的油膏竟成了神聖的記號。這油膏被祝聖，乃是為了以嶄新的形式為人服務。司鐸何其有幸，竟以卑微的受造之身蒙天主召叫，成為「感恩聖事」的服務員。如果我們能深悟箇中道理，那麼我們終將明白，司鐸受召，就是要如同基督一樣，成為一個會慶祝生命的人。